

□闻之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专题展览在北京重装亮相。新版“中国古代玉器”展览对2011年旧版内容作了全方位的调整和提升，以“玉出东方”“玉礼堂皇”“金玉琳琅”“琼华满堂”“缕冰雕琼”五个前后贯穿、互为联系的单元，深入探寻中国玉文化的历史渊源，展示玉器从饰品到神器、礼器，再回归世俗，由帝王贵族专享到普及民间的发展轨迹。

据了解，此次很多展品都是中国玉文化的精品。例如1955年湖北天门罗家柏岭出土的风形佩，是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文化的代表。鸟类凌空飞翔，能穿梭于天地之间，能发出各种悦耳的鸣叫声，有的还能啼鸣报晓，这些现象很容易令古人意识到鸟类是上天的使者，从而产生对神鸟的崇拜，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玉鸟及鸟形纹饰。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商代晚期妇好墓中的玉凤，在造型、风格、纹饰的雕刻手法上都与风形佩极为接近，应该是同时代的玉质精品。与风形佩同时展出的，是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凤冠人形佩。《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商人视玄鸟为图腾，拜祭玄鸟也就成为商人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内容。所谓“玄鸟”众说不一，或曰燕子，或曰凤凰。此商代凤冠人形佩的冠部形式与同墓所出玉凤的装饰与造型完全相同，手足亦似勾爪，说明戴冠者并非普通的崇拜者，而是扮作神鸟的巫师。人像足下有榫和圆孔，表明祭拜时需要将其固定或安插在一个手柄或器座上。

都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是想象中的动物，或者是说图腾，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不过，中国人是“玉的传人”确实是真的。全世界来看，除了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把玉当作宝石，甚至崇拜玉。而中国人，在新石器时代，就崇尚玉石，像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都有大量玉器出土，雕工精细的程度，令今人难以置信，比如玉猪龙。据《左传》讲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除了祭祀和打仗，没有啥其他的大事。因此老祖宗祭祀用的礼器大多全是玉的。

在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与传奇故事中，有两个献玉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一是西王母献玉。在远古时代，中国与西方一些地区有了交往，而交往的对象为女性的西王母，可能那里正处在母系氏族时期，西王母所献之玉珎，为一种珍贵的古玉器，环形，有缺口。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周晚期以及春秋时期的墓葬中，时有发现。可见，西王母献白环玉珎之说，并非纯属于虚乌有。民间传说中的西王母子，居住在远古人类的发源地喜马拉雅山脉和昆仑山脉，曾向黄帝尧舜献玉，这反映了古人类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对自己祖先崇拜之心的结晶。

二是卞和献玉。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卞和，把在山中得到的玉璞献给楚厉王，但厉王听信谗言，以欺君之罪，砍去了卞和的左脚。后厉王驾崩，武王即位，卞和又把玉璞献给那位武王，武王又信谗言，以欺君之罪，砍去了卞和的右脚。后来文王继位，知

道卞和因璞玉被诬为石头而在山中痛哭了三夜，便命人剖玉察看，证实那果然是一块举世无双的美玉。于是把这块美玉琢成玉璧，为了奖励卞和献玉有功，遂以卞和之名命名此璧为“和氏璧”。

此外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完璧归赵的故事。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楚国原先丢失的名贵宝玉和氏璧。秦昭王得知后也非常想得到它，竟宣称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和氏璧”。赵国明白秦国的用意，美其名曰是换，实则是骗取。但因惧秦又不敢拒绝，于是便派机智勇敢、足智多谋的蔺相如出使秦国，护送“和氏璧”去秦国交换城池，在谈判过程中，蔺相如识破秦王的阴谋，略施小计，从秦王的手中夺回了“和氏璧”，并顺利地返回赵国。后来，秦统一六国，这块“和氏璧”便被秦始皇琢成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上刻“受命天子 既寿永昌”八个篆字，成为帝王无上权力的象征。

据传说，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与西汉王室索要传国玉玺，结果传国玉玺被太后愤而摔在地上，摔掉了一角。王莽把玉玺捞起来，找了一位匠人，用黄金镶补玉玺缺角，这就是“金镶玉”的典故。值得玩味的是，刘邦不会知道，当年他从秦王子婴的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而今，将传国玉玺拱手让出的，将西汉王朝葬送了刘氏子孙，也叫“子婴”。时光流转，一段乱世过后，传国玉玺回到汉室，刘秀开创东汉将近两百年基业。

东汉末年分三国，孙坚、袁术曾得到传国玉玺，不过都缘分甚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使得玉玺回到汉献帝手中。接下来，曹魏代汉，西晋代魏，传国玉玺又是几经易手。司马家族抱着传国玉玺，也就勉强算焐了个热乎。八王之乱，偌大帝国被司马家族自己掏空，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南侵。匈奴族国家前赵兵临城下，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坐着羊车，袒露上身，口中衔着传国玉玺，投降蛮族。战乱年代，机缘巧合，传国玉玺再次回到晋室。

这一颗象征天命所归的玺印像是《指环王》中的那枚小小的戒指，令人渴望，令人垂涎，令人趋之若鹜，令人为之癫狂。它像是被附上了诅咒，令接下来的宋齐梁陈南国四朝都为诡异的短命王朝，皇帝要么嗜好杀戮，要么笃信佛禅，要么沉迷声色犬马……总之少有名君圣主。终于，四百余年乱世后，隋文帝杨坚再次一统九州，得到了未知福祸的传国玉玺。

斗转星移，不到三百年的光景，唐帝国也行将崩溃。名字起得极其讽刺的大将朱全忠，杀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自立为帝，开启了中国的五代十国模式。这也是那枚命途多舛的传国玉玺的最后舞台。梁唐晋汉周，玉玺传至后唐，随着末帝葬身火海，便退隐江湖，只留下一段传说。此后，不断有人在田间地头江河湖海里发现传国玉玺，甚至还有人在菜市场叫卖传国玉玺，最后均被证明是赝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帝王将相均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所谓的“传国玉玺”也是不知去向，但是他们的故事，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根基，被传承了下来。



□王坪

荣成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三面环海美丽而富饶，龙须岛像一颗珍珠镶嵌在这里。岛上的泊南崖村有座远近闻名的美术馆——“半岛画屋美术馆”，这里是威海的网红打卡地，也是一张展示地方民间艺术的名片。

美术馆的主人是一对地道的农民夫妻。丈夫李作做是个农民画家，妻子李棕桦是民间剪纸艺人，他们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创建了这座430多平方米的美术馆，历经坎坷艰难地运营了6年，能支撑他们办到今天的是对艺术的热爱和执著。

“半岛画屋美术馆”是由“半岛画屋”发展而来的，“半岛画屋”是夫妻俩居住和艺术创作的农家小院。走进小院，你就被笼罩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之中，墙壁上五颜六色的壁画，每个角落都经过主人的精心设计和描绘。屋内墙壁展示他们琳琅满目的作品，工作间各种画作“堆积如山”。随着他们的艺术成就受到社会关注，来访的人员络绎不绝，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无奈之下才做了这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出资创建了“半岛画屋美术馆”。

他们将自家的二亩田地变成了一块茶园，取名“清梦园”。茶园布局用心别致，充满艺术气息，丈夫以其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装点着每个角落，各种各样的废弃物竟被他弄出了“梦幻”景致。茶园就是妻子李棕桦的心灵家园，茶乡日照是她的故乡，每日的劳作像是在寄托对家乡的思念。她亲手种茶、采茶、炒茶、制茶不为赢利，只为亲朋好友相聚时那淡淡的茶香增添的浓浓情意。“半岛画屋”也是当地文化人的“艺术沙龙”，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引吭高歌，清茶一杯就是上好的礼品。

农民画家李作做也被称为“乡土艺术家”，这与他作品的题材立足于“乡土民俗”有关。其实他不仅“乡土”而且“西洋”，油画、水粉、钢笔、石刻、木刻、现代雕塑样样拿得出手。电影《美丽小渔村》参赛美国休斯敦电影节的海报，就出自他的手。谈及他的爱好，答曰：凡·高、莫奈。妻子李棕桦听从他的建议开始剪纸创作，在他悉心帮助下成为屡获大奖的民间剪纸艺术家。李作做自己却“自恃清高”拒绝参加各种美展，唯一不请自到的是“半岛画屋美术馆”的画展。妻子李棕桦的成绩单十分耀眼：2012年《福字十二生肖》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2013年《梦海情怀》获得全国剪纸大赛金奖，2014年《海之恋》获得中韩剪纸大赛金剪刀奖，2021年《威海八珍》在第二届全国海洋文化剪纸精品展获得银奖。李作做是李棕桦走上剪纸道路的引路人，他独具慧眼认准民间剪纸艺术未来可期，

【人物志】

渔村里的美术馆

辅佐剪纸零基础的妻子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

李作做从小痴迷绘画，是同学羡慕的小画家。一次偶遇，一位老人坚定了他一生的信念。那年他11岁，逃学跑到了成山头。一位老人伫立崖边全神贯注地写生，李作做被他笔下的色彩吸引住了。老人就是画家吴冠中，吴老停住画笔才发现身边的孩子，他拿起空水杯问道：小朋友哪里能找到热水呀？李作做带着吴老来到大队部帮他添满热水，不失时机地问这问那，引起吴老的注意。两天后，李作做的父亲带他去见一位大画家，他们刚一进屋吴冠中就认出了李作做。吴老耐心指教他什么是素描，什么是油画，什么是生活，什么才是艺术，他在李作做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随着长大成人，那颗种子生了根、发了芽并茁壮成长。后来一位带学生来写生的美院老师看了他的画，劝他放弃油画改画农民画，说油画太费钱，他玩不起。李作做心有不服，凭啥农民就不能画油画？从此除了生活的必需品，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油画材料上。岛上每年都有美院师生写生，李作做从他们的资料里认识了莫奈、凡·高，还知道了毕加索。师生们写生时他在旁边“偷师学艺”，

通过勤学苦练，他的油画技艺不断提升，他把自由奔放、激情似火的个性融进了作品，竟自成了风格。

李作做种过地，打过鱼，搞过装修，别人看他干啥都三心二意，唯独画笔在手才会专心致志。古有“花为媒”，他却是“画为媒”，一天他在海边写生，一位年轻的姑娘跑来看他画画，竟脱口而出说比例不对。李作做有些意外：你会画画？姑娘掉头跑回宿舍拿来自己的画夹，李作做被姑娘的率直打动了。经过交谈他知道姑娘叫李棕桦，从日照来这儿打工。有了画的话题，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他的内心萌发出对姑娘的好感，之后的日子他们的“偶遇”变成了经常。一个多月后李棕桦回到家乡，李作做将爱意化作书信“鸿雁传书”整七年，最后有情人终成了眷属。

电影《咱们的牛百岁》的编剧袁学强这样评价：“李作做的性格优点是执著，缺点是太执。”李作做一笑：“我就是沿着这条路走到底，打死也不回头！”

现在他们已远近闻名，各路人马熙熙攘攘应接不暇。留给他们搞创作的时间只有晚上，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放弃。从未走出过国门的李作做和妻子近来又有了新的惊喜，他们受邀9月份赴葡萄牙阿威罗大学短期讲学，他们希望家乡的民间艺术能让更多的外国人喜爱，对此他们充满了信心。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美好的明天正在等待着他们。

【短史记】

琳琅吉玉的传奇故事